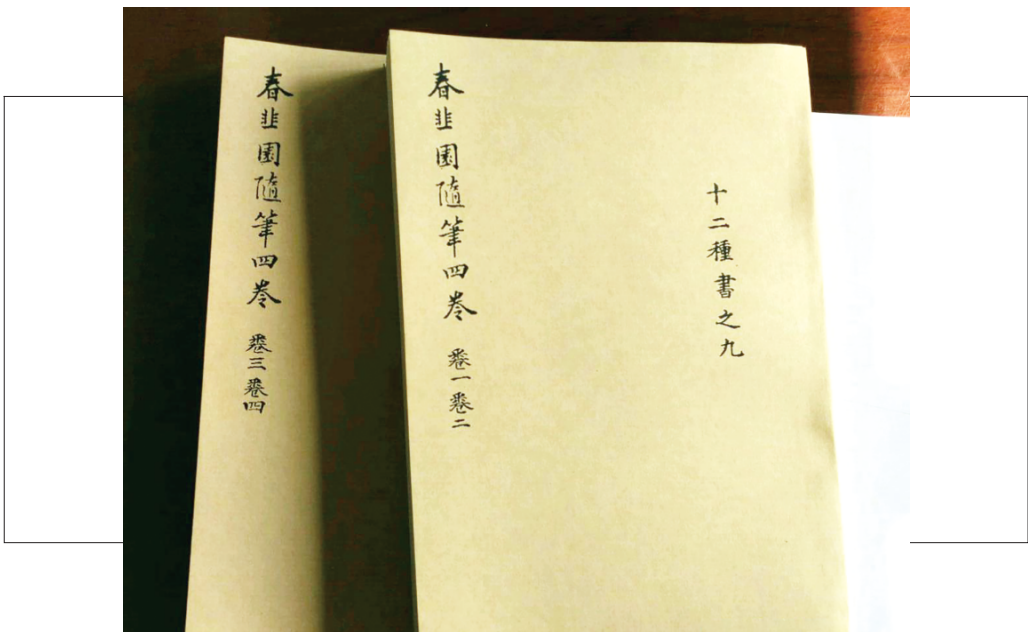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清稿本《春韭園隨筆》四卷(影印)。(资料图片)

三位亲人相继离世 儿子夭折备受打击

谁都不能预料自己的人生命运，清同治三年（1874），两年前刚完成了《潍县金石志》巨著，一场灾难性的厄运突如其来。先是传来二姐病亡的噩耗。郭麐兄弟姐妹4人，大姐因生母去世，悲哀致疾，在母亲去世8天后即追随慈母而去，对穷遇中郭麐的心灵造成极大创伤。在大姐的祭日，他写下《追忆伯姊，感赠仲姊，并示季妹》。同胞情深，相濡以沫，听漪山房前有儿子续大手植桃一株，大而淡绿，近尖处常带朱斑数点，霜降节气后始熟，味甘如蜜，桃苗即移于二姐家。女儿梦针曾为此写下《咏桃》诗一首：“园扉经月未曾开，阿弟相邀踏碧苔。喜见蟠桃如盘大，一枝探出竹篱来。”小儿女情态，恍如昨日，二姐竟撒手人寰。

正当悲伤不已，郭麐夫人刘芸斋染疫在床，猝然驾鹤西游。夫唱妇随，清贫甘守，三十年相依为命，郭麐《感旧集》内有诗，题曰“赠芸斋主人”：“小半亩近连家，杨柳梧桐四面遮。助我新晴事栽种，三分蔬菜二分花。”黄泉路远，奈何水深，悲从中来，泪湿衣襟。诟料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，儿子续大夭折。对于郭麐，这才是致命的一击。这一年，续大刚刚手抄完成《春韭園隨筆》书稿，仅16岁。苍天杀人，残忍之极！

历史透露着信息，也留下了谜团。据《潍县志稿·通纪》载：“德宗光绪元年乙亥(1875)春，痘疹痧症伤小儿甚众。”光緒乙亥，即为同治甲戌次年。大约这一场瘟疫于前一年秋冬之际已经泛滥，致使三位亲人相继离世。奇怪的是，《春韭園隨筆》之后，在现存的郭麐历史资料里，女儿梦针的信息从此杳如黄鹤。这样的大瘟疫之年，历史深深担忧着这位娉婷少女的命运。

草亭月夜花叶影，星汉在天半床书。伴着大于河的呜咽，听漪堂上，春韭園中，只剩了郭麐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身影。

自号“抱瓢老人” 坚强面对后半生

命运不可预料，但智者对命运的给予是理智清醒的。亲人离世，尤其是儿子续大的夭折，使郭麐理智地看到了自己下半生的境况。儿子是郭麐事业继续的希望，为了教子读书识字，他殚精竭虑，亲自动手，历时六年，四易其稿，完成了《潍言》4卷。他按照文字知交陈介祺的“写字诀”，对续大耳提面命：“钟鼎变为小篆，小篆变为隶书，隶变为楷。愈变而法愈失，愈失而法愈少矣。欲楷书之多法，非学隶不可；欲隶书之有笔，非学篆不可。”续大学书有成后，集中历年自撰春联，让其一一出，贴到杨峡别墅中的几处草舍。“红笺麐煤，争光于重叠竹树之间”。山居无恙，共庆新岁。

续大自儿时，即天真聪明，温良可人。

听上亭毀 一岁三哭



清同治甲戌年，郭麐亲人陆续离世，尤其是儿子续大夭折，给他致命一击。他自号“抱瓢老人”，以此表示即使抱瓢乞食，金石事业所在，也要坚强地活下去。然而，又过了4年，杨峡别墅毁于兵火，废为瓦砾，几亩薄田也分割尽数卖与了乡人。如此逆境中，他完成了又一访古之作《潍县古城考》。

受家学影响，九岁时，他出门看到乡医人家农舍贴出的“偏方治大病”招帖，信口对出了“好汉吃千亏”下联，引得在一旁的老爹发出会心的笑声。

“儿童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荫学种瓜”。幼时作童戏，在春韭園种下葫芦一株，竟发芽生长，绿叶满架，结出累累果实。耕读传世，一家兴旺景象。儿子的辛勤劳作，让郭麐欣喜不已，将满架葫芦摘下来珍惜保存。在循循善诱的鼓励下，小小年纪，续大再移植栽种了木瓜、连翘、铁脚棕等奇花异草。人去物在，触景生情，在“一岁三哭”的悲惨遭遇中，痛定思痛，取出葫芦果实，择起硕大者剖而为瓢，在上面题写了“郭麐乞食之瓢”字样。

由此开始，郭麐自号“抱瓢老人”。其实，这一年他51岁。即使抱瓢乞食，金石事业所在，也要坚强地活下去，直至“老之将至”。

兵燹屡惊杨峡别墅变焦土 逆境中完成《潍县古城考》

冥冥中的某种力量似乎要一意孤行，与郭麐进行一场顽强的博弈。又过了4年，杨峡别墅连他孤苦伶仃的身影也不再宽容，猝然变成了荒野上的一片焦土。至于毁掉的原因，历史没有交待，只是蛛丝马迹地透露：起于兵火。到底是怎样的兵火，语焉不详。

走过历史的后来者，在地方志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记述，《潍县志稿·通纪》载：“光绪元年乙亥(1875)，七月初八日至初十日大风伤禾，八月二十日雨雹。”“（光绪）二年丙子(1876)大旱。三月二十一日，城乡饥民聚向县署向知县王德功乞食。”

“二十四日，复向县署乞食。德功云：我一穷官，难为一县人作饭。潍多富绅，何不去讨？众始散向陈介祺宅乞食，势汹汹。日夕，干总肖某至，饬役鞭数人，众始去。四月初一日，设立饭厂。秋无禾，粮价数涨。”“乡间贫民闻城中使饭，扶老携幼，络绎而至。厂规有牌者方能发给，以是饿死者道路相望，壮者散至四方，不下数万。”“（光绪）三年(1877)丁丑，春，饥。设粥厂4处，陈介祺独设担粥局于书院、设粥厂于城隍庙。夏四月十七日，大雨雹。”城中如此，乡间可以想象。连续三年大灾，饥饿摧残着人类暴露出了残忍的本性，良民为匪，铤而走险，望屋而食。郭麐虽仅瘠田数亩，僻乡穷壤间亦被视为富户。抑或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，宵小之徒向起杨峡别墅中的粮仓举起了火把。

历史是不能猜想的，但在子丧妻亡的4年之后，杨峡别墅确实废为了瓦砾，几亩薄田也分割尽数卖与了乡人。自道光二十七年(1847)起，郭麐在这里看过了31年的日出日落。为生计所迫，告别清水，再作冯父，经友人介绍，至河北蒿城重新开始了幕客生涯。前度刘郎，可以重来，种桃道士，难以为继，天下幕主并非都是郭熊飞。这一次作幕客，仅仅一年后，就潇然回到了潍县。可就在这样寄人篱下、沦落异乡的逆境中，他坚韧不拔，完成了自己的又一访古之作《潍县古城考》。

造化弄人，载舟覆舟，但永远不能沉没心灵上的力量。



清稿本《春韭園隨筆》內页(影印)。(资料图片)